

# 救命的榆树

◆王长青

在北京地区上千种乔木里,我最偏爱的还是榆树。爱它那脖子摧不垮的韧劲儿,爱它不事张扬的浓荫,更爱它默不作声里藏着的满心奉献。

明代诗人陈子龙在《宁前边词》里写“榆塞关边榆树林,锦州城外锦川深”,寥寥数字,便把榆树当作边疆屏障的军事意象勾勒得真切。而在我的老家,榆树的身影更是融进了柴米油盐的日常——锄镰镢杖的木柄是榆木的,爷爷留下的两根扁担是榆木的,就连捆柴禾的绳子,也离不开榆木的结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场骤雨浇得天昏地暗,我家老屋经不住浸淋,漏雨、坍塌,碎瓦我梁落了一地。父亲的脸比阴云还沉,眉头拧成了打不散的结,盯着折断的坭墙喃喃道:“这要是榆木的,百年也折不了。”父亲这句自语,让我实实在在摸透了榆木的性子——坚硬里裹着韧劲,稳当得很。那年翻盖新房,我寻遍周遭,终于觅来三根两尺粗、两丈多长的榆木做栋梁,是它们稳稳撑起了我的新家。

榆树从没有杨树的张扬,没有柳树的柔媚,更没有槐树的羞怯。它的籽儿落在哪儿,哪儿就能冒芽,哪怕是石缝里的贫瘠土,也能扎下根去,长成后依旧是顶好的料。于我而言,它更是实打实的“救命树”。

儿时遇过一场饥荒,日子苦得拧不出水。父亲每天去大食堂领回三块玉米糊、白薯秧发酵做的黑色窝头,填不饱肚子的饥饿感,总让人前胸贴着后背。我家西院后墙有几棵老榆树,那时正开着串串金黄的榆钱,母亲说:“这榆钱能吃,还能喂鸡喂猪。”我便如获至宝,每天傍晚偷偷翻过墙,爬到榆树上将榆钱——先大把人

把塞嘴里,囫圇咽下去垫个半饱,再把褂子口袋塞得鼓鼓囊囊,有时索性脱下上衣铺在地上,兜起满满一大兜带回家。母亲把榆钱洗净,掺上一瓢高粱面和麦麸,蒸成糙窝头;或是丢进锅里,添水撒几粒大盐,煮成清清爽爽的榆钱汤。那口带着草木香的温热,成了饥荒里最暖的慰藉。

饥荒熬人的不仅是饿,还有吃野菜、粗粮落下的肠胃病。有一回我便秘了好几天,肚子胀得难受,父母急得团团转,四处打听偏方。村东头的孙大爷是中医世家,父亲登门求教,才知榆树皮能治这病。当天,父亲就扛着铁镐去后山,刨回一把榆树皮,褪掉糙皮,把里层的白皮晒干、碾成粉,和高粱面、小米面掺在一起,擀面条、压饅饅,粗糙的杂粮里添了几分细腻。如今,这“粗粮细作”的老法子,倒成了城里人寻寻觅觅“非遗”的味道。

今年国庆节,我带老伴儿去长城脚下的桃春沟。本想进松树林采松蘑,却撞见成片的榆树——泛红的榆叶衬着蔚蓝天空,连远处的长城都染了层暖红。老伴望着眼前的景致,忽然说:“这不就是传说里的榆林大道吗?”走在榆树荫下,她忽然指着树根处惊呼——几簇蘑菇像小伞似的立着,伞面淡黄,伞柄红白相间。我打趣她:“在这儿采榆蘑,不用爬山,省得你晚上腿疼要我捏。”

掉在她家房屋上去了,瞎老太捅了大约三四十分钟,见没了声音才回屋里。不一会儿,她家里人从山上回来,瞎老太说有人偷她家的李子,叫她家人去看看,她家人人在李子树边看,发现房屋上的拖鞋是我的,他们便把鞋子提起拿到我家来,说只有我有这种颜色的拖鞋,对我母亲说要给他们一个说法,我母亲从小家教严。她看见人家找上门来说后,十分生气,一点也没有护着我,把我拖出来就用牛刷条一阵猛打,直到我痛得叫喊不停,他们才说“孩子还小,算了,给他个教训,下次不偷了就行,下次再偷别怪不客气”,才悻悻地走了。

更有次搞笑的是偷黄瓜,黄瓜水多肉多味甜,吃上一根黄瓜,有时能解决肚子短暂的饥饿。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娃娃们,肠子里的空间宽敞得像小木桶似的每天都填不满吃不饱。那个年代总觉得不管什么味道的果子都好吃,再酸的果子吃后都有一种甜甜的滋味,越吃越有味道。记得有回在去读书的路上,要从上寨和下寨中间的菜园旁边路过,见菜园里结了不少不计其数的长大而又鲜嫩的黄瓜,便和伙伴们商量着偷。可偷黄瓜因为菜园子离寨子近,风险就越高,但因嘴馋得厉害,小伙伴们根本管不了这么多,除叫一个人放风外,其余几个便进菜园里摘黄瓜,摘着摘着,主人家提着篮子来打草了。放风的伙伴人很胖反应慢,等主人家几乎要到了,他才叫跑已经来不及了,我在惊慌之下,书包带被竹竿挂住了,用力一拉,书包带断了,书包便掉在了菜园地上,我们人跑了一个人也没被抓着,但我的书包被主人家拿走了,我以为没事,书包没了,我心想如果父母问着,我说书包放学校就是了。可哪知道这个主人家喊我大舅,她家女儿也是读书的,比我大三四岁,认识字,说书包里作业本上写有我名字,晚上还是拿着书包来找我,毫不分由地说我又被母亲用牛刷条重复了一番教训。这些便是我“粮食关”滋味的点滴琐事。

我的童年充满了艰辛和惊恐,但也充满了快乐。幼小的我几乎是在嘴馋的饥饿中不断犯事和不断重复着母亲牛刷条的教训中成长的,主要是源于那个困难的年代和不懂事的年龄,使我感受到了“粮食关”不一样的滋味。

后来,我在上了初中二年级后,已十三四岁了,我便逐渐懂起事来,父母多次地教诲和良好的家风给了我成长的骨气,我发誓再也不去偷别人的东西了。我开始奋笔疾书,暗暗下定决心,一定用自己的努力和恒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十年寒窗,苦尽甘来,我终于考取了市外分配的学校,彻底摆脱了“粮食关”饥饿的阴影,在追寻知识的海洋里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时光匆匆不留人,如今过去几十年了,回想起那个年代,偷摘的是刺激,品尝的是甜蜜,留下的是回忆。那时的“偷”,实是饥饿所迫,然而在饥饿之中,竟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那李子的酸,花生的香,黄瓜的脆,混合着冒险的惊惧与得手后的欢欣,成了我一生再也难以尝到的好味道。

还有一次,我和两个小伙伴在我家门口偷李子,门口旁边有家黄果李好吃,树上的李子结得特别多,树子很高,树下半身的李子被主人和路过的人摘得差不多了,只有树上上半身的李子摘不着的还比较多,但需要爬到树子上面去摘才摘得到。我叫两个小伙伴在下面用衣肚接,我爬上去摘,摘着摘着,一些李子掉在房屋的瓦上打得哗哗地响,被在家看屋的瞎老太听见了,她出来拿着竹竿边骂边往树上捅,我那两个小伙伴看见瞎老太拿着竹竿乱捅,早就跑得不见踪影,只剩我一个孤零零地留在树上上面不敢作声。瞎老太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她用竹竿从下往上捅,我也不敢下来,我只能往高处爬,我爬得越高,她就越捅不着。可我当时穿的是拖鞋,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一只鞋不小心

掉在她家房屋上去了,瞎老太捅了大约三四十分钟,见没了声音才回屋里。不一会儿,她家里人从山上回来,瞎老太说有人偷她家的李子,叫她家人去看看,她家人人在李子树边看,发现房屋上的拖鞋是我的,他们便把鞋子提起拿到我家来,说只有我有这种颜色的拖鞋,对我母亲说要给他们一个说法,我母亲从小家教严。她看见人家找上门来说后,十分生气,一点也没有护着我,把我拖出来就用牛刷条一阵猛打,直到我痛得叫喊不停,他们才说“孩子还小,算了,给他个教训,下次不偷了就行,下次再偷别怪不客气”,才悻悻地走了。

更有次搞笑的是偷黄瓜,黄瓜水多肉多味甜,吃上一根黄瓜,有时能解决肚子短暂的饥饿。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娃娃们,肠子里的空间宽敞得像小木桶似的每天都填不满吃不饱。那个年代总觉得不管什么味道的果子都好吃,再酸的果子吃后都有一种甜甜的滋味,越吃越有味道。记得有回在去读书的路上,要从上寨和下寨中间的菜园旁边路过,见菜园里结了不少不计其数的长大而又鲜嫩的黄瓜,便和伙伴们商量着偷。可偷黄瓜因为菜园子离寨子近,风险就越高,但因嘴馋得厉害,小伙伴们根本管不了这么多,除叫一个人放风外,其余几个便进菜园里摘黄瓜,摘着摘着,主人家提着篮子来打草了。放风的伙伴人很胖反应慢,等主人家几乎要到了,他才叫跑已经来不及了,我在惊慌之下,书包带被竹竿挂住了,用力一拉,书包带断了,书包便掉在了菜园地上,我们人跑了一个人也没被抓着,但我的书包被主人家拿走了,我以为没事,书包没了,我心想如果父母问着,我说书包放学校就是了。可哪知道这个主人家喊我大舅,她家女儿也是读书的,比我大三四岁,认识字,说书包里作业本上写有我名字,晚上还是拿着书包来找我,毫不分由地说我又被母亲用牛刷条重复了一番教训。这些便是我“粮食关”滋味的点滴琐事。

编写《河西村志》时,我曾见过这样的记载:“河西村黄榆沟一带野生榆耳,体大肥厚,色泽金黄,营养价值极高。因产量稀少,明代时曾为皇家贡品,有‘一两榆耳一两银’之说。”这榆蘑和榆耳本是“近亲”,不过是榆蘑长在树下、榆耳附在树干上罢了。我跟老伴儿讲,这两样都是菌菇里的珍品,晒干后热炒、做汤、炖鸡、包饺子,怎么吃都鲜。老伴儿听了,立刻蹲下身采起来,我笑着喊她“采蘑菇的老太婆”,惹得她回头瞪我,眼里却藏着笑。

有回老伴儿让我遛弯时买几根黄瓜做凉菜,我拎着黄瓜回家,她却问:“蒜呢?”我愣了:“你只买黄瓜啊!”老伴儿又气又笑:“你真是榆木脑袋!”我哈哈大笑起来:“榆木脑袋好啊——榆木疙瘩抗腐蚀,风吹不动,雨打不倒,跟我一样靠谱!”

我对榆树的钟情,是骨子里的,今年回老家看见街坊秀云正在拆旧房,见一副旧门板是榆木的,我对街坊说“您要是没用就给我吧”,秀云爽快的答应了,我把门板抬到家像宝贝一样藏起来。立秋那天,我带朋友去长城抗战纪念馆,警卫室门口有一根方木,一看正是我心中想念的榆木,这根榆木和长城将士一样守在大门口,心疼的对警卫说,把它找遮雨备起来吧,警卫说,您拉走吧。隔天我让二弟开车把榆木拉回家。我知道,这些榆木拉回家也没用,可是不愿意看到别人对它的一点伤害,因为我的命是榆树给的。

风掠过窗外的老榆树,叶子沙沙响,像在应和我的话。这陪我走过饥荒、撑起过家的榆树,早成了岁月里的念想,藏着日子的暖,在榆树的年轮里,刻着生活的韧。

# 为了生存,我们辗转流离

◆唐竹英

人世如此苍凉

父母在湖南  
儿子在广东  
丈夫在浚浦乡下  
我,在贵州

为了生存  
守着一份工作  
工资不高  
可以养活房子  
养活手机  
剩下的养活自己

微信里  
有一些陌生人  
美其名曰:好友  
还有一个个群  
热闹是别人的  
我什么也没有

人世如此苍凉  
我却报以歌声  
报以诗,报以小说  
报以天真的憧憬

与世界擦肩而过  
是不幸中的万幸  
给别人的掌声很多  
给自己的很少

靠着这个边缘人身份  
我混迹一张张合照  
C位的人,满脸严肃  
我站在最后一排  
笑容明媚

而苍蝇  
在耳边一轰鸣  
我就心绪不宁  
再跳个舞  
啊,简直崩溃

蟑螂  
神出鬼没  
挑战我智商的同时  
还给我恶心

写诗最好少用虚词  
我却用了很多  
大概是因为  
自己和它们一样  
永远成不了主角

脸谱

给小溪  
画一张笑着的脸谱  
它会一路欢唱

给黑夜  
画一张白昼的脸谱  
它会胡思乱想

给我  
画一张睡着的脸谱  
我会配以鼾声  
假装睡去

失眠  
过于真实  
以至  
拒绝描述

喧哗

喧哗  
是一件外衣  
粘着灰尘与花粉

换上睡衣  
一切回归平静

内心  
只有面对自己  
才如此  
水波不兴

闹钟

感谢那个  
提醒你  
鞋带松了的  
这样的人为数不多  
大多数是  
预想你的下一步  
看着你跌得鼻青脸肿

也要感谢闹钟  
它提醒你  
你至少还活着  
并且要好好做牛做马  
以便继续活着

而闹钟就是一匹马  
奔腾不息,不分昼夜  
它,最终的结局是  
不哭不闹

刷脸

每天  
靠机器刷脸  
刷出进出单位的  
资格

刷出食堂两餐饭  
也刷出年代感  
今天与昨天不一样  
昨天与前天不一样  
明天与今天不一样  
偶尔刷不出,很正常  
门卫师傅能用眼睛刷  
刷出陌生感  
刷出一个问号  
脸不能解释就用嘴  
解释不清的时候  
就说好话  
好话不等于谎话  
师傅信了

身而有形

枫叶的手  
拂过大地  
秋天,进入尾声  
我想捡拾一片沧桑  
留作岁月的见证  
身而有形  
思却无迹  
每一次凉意萌动  
都是对生命的反观  
我从哪里来  
要去哪里  
当源头和终点  
都成为问题的时候  
冬天在不经意间  
悄然候场  
我不喜欢  
又无从回避  
微弱的降光里  
寒意凛然

留一丝秋意

郁美净  
在夜色里  
用一抹温润  
唤起我对家的想念

那是母亲  
年轻时的气味  
是我对青春  
向往的味道

人生  
未有过青春  
就老了

冬天  
将在十天后到达  
我想留住一丝秋意  
在想念  
某段旧时光的黄昏  
用它来  
润色一张素描

忽然间

阳光  
照在白色窗纱上

这个午后  
风依旧很凉

我躺在沙发上  
睡不着

忽然间  
一个念头  
蹦了出来

山顶,清风拂面

◆李汉华

## 早晨,独自走在雪上

(外一首)

路灯是唯一亮着的邮戳

体内淤积的雷声渐渐  
退回云层腹地  
当某个窗格突然颤抖  
发现自己的耳蜗里  
也藏着小小的蓄水池  
正在测量寂静的深度

无数隐形的梳齿  
正穿过群山的发缕  
松针将积蓄的蝉鸣  
译成空灵的孔隙

整座天空被卷成  
薄荷色的卷轴  
云朵是正在融化的  
铃印

我们卸下周身作响的  
铠甲,变轻的骨节里  
有白鹤在整理  
羽毛的阶梯

当某粒松果忽然坠落  
寂静泛起细小的年轮  
在丈量自身与蓝天的  
距离

远处的人们在不断搬运自身  
穿过正被修改的标尺  
当竹林里的斑鸠突然蹬落  
高处的砝码

碎银在枝头重新清点  
光的重量

深夜,倚窗听雨

暗下去的绸缎正被数不清的银针  
缝制成悬挂的乐器  
每个孔洞都在吸收  
白日溃散的音符

街道在玻璃上洒开  
像一封被反复揉皱的  
未写完的信



梦见一座山  
列成两半  
一半矗立  
一半崩塌

我倒车不成  
只能,弃车而逃

风,在吹  
泥石流,在追  
我,在跑

跑出梦境  
总算脱离危险  
万一哪一天  
真遇到这样的事  
我可否使劲跑使劲跑  
跑到梦里去

蟑螂、苍蝇和蚊子

我怀疑  
写不出文章  
全是蚊子的错  
叮一个包  
让我在意一个白天  
又一个黑夜

铺满一地的书信  
在脚下沙沙作响  
每个字都呈六边形

路边的树在努力练习减法  
减到只剩下夸张的括号  
在等待风  
来填写答案